

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

一起底美国走向衰败的政治制度

关于美国的制度，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这样形容：一伙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

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曾经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由哀叹：“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以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

A 政治失能：金钱主宰 党派恶斗

选举被视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但近年来美国民众对选举的态度愈加消极和失望。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今年10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良好。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的金句，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得到反复验证。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费用高达167亿美元，是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金钱主宰下的选举，选出的自然大多是金钱的代言人。政客们借助利益集团提供的巨额资金获取权力，当选后当然要用手中权力投桃报李。有些政客下台后转投商界，将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兑换成真金白银，这种“政商旋转门”在美国已是一种公开的利益交换手段。以利润丰厚的军工行业为例，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显示，仅在2019年就有超过3.7万名军方官员离任后在14家大型军火承包商那里谋得职位。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逐渐恶化，两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加剧，争斗愈演愈烈，政治极化和政治瘫痪现象越发严重，真正有利于民众和国家的改革难以推进。如果说美国的制度设计者们最初试图通过党派竞争来实现政治制衡的话，现实则与初衷相去太远。

B 经济失衡：贫富悬殊 阶层固化

美国劳工部12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1%，仍处于高位。美国盖洛普公司本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国人认为物价上涨令家庭经济困难。

多年来，美国财富向上聚集的趋势从未改变。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今年9月援引兰德公司数据说，过去47年，50万亿美元财富从美国社会底层90%的人手中转移到了最顶层1%的富人手中。即便发生重大危机，也只会加速这一过程，因为美联储长期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带来严重通货膨胀，令穷人成为货币政策“放水”的主要受害者，而富人则从货币推动的股市、楼市繁荣中获益巨大。美联储2021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最富的1%群体在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上的财富增长超过6.5万亿美元，是底层90%的人财富增长总额的5倍多。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指出，过去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于“只要努力工作，人人都能改善自身命运”的理念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然而，这种每个人都有成功机会的理想，已被阶级固化的现实所取代。



当地时间4月3日，美国警方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调查枪击事件。中新社发

C 社会失序：种族对立 暴力泛滥

非洲裔美国人内森·康诺利和妻子沙妮·莫特打算出售在巴尔的摩的房子，首次估价是47.2万美元。这对夫妇随后摘掉了屋子里他们的所有照片，并让一名白人同事与房屋鉴定人见面。这次，他们的房子估价75万美元。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位置，近30万美元的差价。

在《第三次重建：美国在21世纪的种族正义斗争》一书中，历史学家佩尼尔·E·约瑟夫通过类似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来帮助读者理解美国社会隐藏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从低估黑人住房价值的鉴定歧视，到密歇根州弗林特和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等黑人为主的城市出现的水危机，再到不断延长的被警察打死的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的名单……这些线索汇集起来，让人们看清，在美国，尽管合法的

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运转是否良好，治安状况是一项关键指标。除了种族歧视问题外，里藤豪斯案还折射出美国社会中另一个多年来不断恶化的老大难问题——枪支暴力。

如今，暴力犯罪已成为美国社会中一道越来越深的伤疤。《纽约时报》通过研究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儿童死亡的“头号杀手”，去年有3597名儿童死于枪击，儿童枪击死亡率创下20多年来最高纪录。正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迪安·基尔帕特里克所说，大规模暴力已经构成美国的一场重大公共危机，在大大小小的社区中定期上演，令无数人感到恐惧。

D 制度失灵：寡头获利 民众遭殃

在美国，流传着关于“深度政府”的说法。曾在美国国会工作28年的迈克·洛夫格伦说，总统会下台、国会会易主，但在这背后有一个“深度政府”，一个由情报机构、军队、司法系统和利益集团组成的“永久性政府”，它是结合了政府关键角色和金融及产业界高层的利益联盟。华盛顿已被这样一个僵化的官僚体制把控，普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影响到这个体制。

没有人公开承认“深度政府”真实存在，但美国政商寡头勾结、大资本幕后掌权的现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为此付出代价的，自然是美国民众。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美国不断加大对乌武器供应和人员培训力度。据美国外交学会统计，从今年1月24日至11月20日，美国已累计向乌提供总价值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相当一部分经费流入了

美国军火商的口袋。

除军工复合体外，华尔街也是美国深受诟病的一大利益集团。据美国媒体统计，约半数的离任国会议员都在华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谋得职位。“华盛顿的议员们都是给华尔街打工的，他们的竞选资金来自华尔街，他们对华尔街和K街上的游说大佬俯首听命。”美国知名导演迈克尔·穆尔这样说。

美国作家贝伦·费尔南德斯痛斥，美国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制度根源是“贪婪的资本主义”，“美国的社会规则就是资本利益在民众安全之上”。

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直言，在美国，政策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金主。美国前劳工部长莱克指出，财富与权力的勾结，制造了寡头政治、破坏了民主制度，使美国的制度失灵。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